

#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当代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与方向

董栗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500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数字化转型被视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在力量。研究深入剖析了数字化转型在增强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格局及重塑阶级结构层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进一步阐释了其如何加速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转型、促进社会交往方式的全面数字化以及推动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发展。基于此深刻洞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涵盖强化个人权益保护措施、推动数字技术实现普惠化与共享化发展目标，以及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深度融合，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包容且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社会发展环境。这些建议为数字化进程的稳健前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唯物史观；数字化转型；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变革

## The Power and Direc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Under the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ong Li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500

**Abstract:**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core internal forc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research deeply analyzes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strengthen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adjusting the patter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reshaping the class structure, and further explains how to accelerate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igitaliza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mode and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ideas. Based on this deep insight, the study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strengthen pers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measures, promote digital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pratt & Whitney and sharing development goals, and promote the depth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ystem innovation, aims to build a more fair,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digital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se suggestions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digital process.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ive force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social change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推进，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正以空前的速率深刻重塑社会经济结构。数字化技术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显著提升，还在生产关系及阶级结构层面引发了诸多新的课题与挑战。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根本法则，为数字化转型所蕴含的社会发展意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产力的飞跃构成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源泉，而生产关系的适时调整与阶级结构的重新构建，则是其在社会形态层面的具体展现。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聚焦于数字化进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阶级结构的演变动态，全面剖析数字化转型对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影响。通过系统性地分析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与表现形式，研究旨在为我国在数字化大潮中的发展路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切实可行的实践建议，从而为未来社会的全面数字化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 一、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力

#### （一）生产力提升的内在需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生产力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驱

动力，不断推动着经济与技术的持续进步。当前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其根源在于对生产力提升的内在需求，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为支撑，催生了全新的生产模式。目前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系统正借助智能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提

作者简介：董栗（1996.10-），女，汉族，山东日照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高了生产流程的自动化程度，有效降低了生产与管理的成本。大数据在信息处理方面展现出的优势，极大地提升了生产与消费信息的匹配精确度，有效缓解了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推动了产业链整体效率的提升。此外区块链技术通过构建信任机制及透明的交易环境，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了资本流动与资源配置的效率，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使得生产力的增长不再受限于特定地域及时段<sup>[1]</sup>。

马克思曾强调，生产力的提升将持续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数字化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到当前阶段的产物，满足了新时代对资源高效利用与协作优化的迫切需求。唯物史观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进步将引发社会结构的演变。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正是这一历史演变规律的必然体现，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愈发显得不可或缺。

### （二）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秉持的观点是，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维持同步性。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化，生产关系逐步顺应这一潮流，并形成了新的适应性调整架构。首要的是，数字经济凭借其去中心化及信息高度透明的特征，颠覆了传统的雇佣关系模式，催生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劳动形态。在数字平台范畴内，用户的行为数据及社交活动被采集并转化为商品，为资本积累开辟了新途径，致使传统资本与劳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形态变化。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所催生的“共享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重塑<sup>[2]</sup>。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劳动关系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劳动力通过平台实现即需即供的服务与资源配置，这一模式映射出生产关系在自我调适过程中对生产力需求的响应。马克思曾强调，生产力的变迁势必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对数字化进程的适应亦体现在共享经济于资源分配、劳动形态上展现的新特质。数字化生产关系的转型是对数字技术发展的映射，它借由数据商品化及信息化生产方式为社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发展的具体例证<sup>[3]</sup>。

### （三）阶级结构的重组与分化

数字化转型不仅触发了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亦在阶级结构上引发了新的重构与分化现象。随着数据垄断与控制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关键形式，“数字劳工”这一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崭露头角。该阶层涵盖了通过数字平台创造内容、贡献数据的用户，以及在网络平台上从事相关工作的从业人员。尽管他们具备高超的技能与卓越的信息处理能力，但在数据资源的实际控制方面却难以取得主导地位。这种局限性地位导致数字劳工成为了数字资本的依附阶层，其劳动成果与行为数据被平台企业所获取并资本化，从而在资源占有层面陷入了不平等的境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揭示，资本通过不断扩大控制生产资料的范围以实现增值<sup>[4]</sup>。而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这种生产资料的核心已转向数据。因此数据垄断现象逐渐加剧了社会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格局下，这种新兴的阶级分化趋势与传统经济中的阶级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了传统劳资关系在数字时代的深化与拓展。此种阶级重构不仅彰显了数据在现代社会中

的巨大价值，同时也凸显了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分化效应，推动了唯物史观视角下的阶级分析向信息化与数据化领域的深入探索。

## 二、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表现

### （一）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转型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生产方式的变革构成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表征。在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流程的智能化转型，这一转型覆盖了从制造业的智能工厂至服务业的自动化流程，几乎全部产业链条均被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所重塑。智能化生产方式不仅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配置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之趋向更为合理与精确。在制造领域，机器人与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取代了传统的人工操作，实现了产品制造全链条的自动化<sup>[5]</sup>。与此同时，在服务行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通过精准的用户数据分析，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并实现了资源投放的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生产的优势还突出表现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以及对环境成本的降低上，这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前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正逐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彰显了数字技术与生产方式深度融合的趋势，标志着生产方式正朝着智能化和数据驱动的方向不断演进。

### （二）社会交往方式的数字化

数字化进程不仅对传统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对人类的社会交往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随着数字平台和社交网络的广泛普及，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方式逐渐为虚拟空间交流所取代。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等渠道，实现了信息的迅速传播与高效互动。传统社会交往所固有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在虚拟社交的兴起下被彻底打破，虚拟空间已成为当代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sup>[6]</sup>。这种“虚拟交往”模式深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使得信息传播更为迅捷，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在数字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获得了新的阐释：个体在数字平台上展示自我形象与个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平台所掌控并实现数据化，从而产生了新型的异化现象。用户的行为数据被平台广泛收集、深入分析并用于商业化运作，这种以信息控制和数据操作为核心特征的数字平台关系，导致个体的自我表达在展示与控制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数字化的社会交往方式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互动的深度和广度，也为个体带来了新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层面的挑战。

### （三）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变迁

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使得多元文化及价值观得以通过数字平台相互渗透与影响，进而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观念多元化现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伴随数字技术的革新与社会基础设施的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多样化及全球化特征，思想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的广泛普及导致了价值观在传播过程

中的碎片化,各类思想流派与文化观点在互联网空间内迅速扩散、相互交融,从而塑造了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格局。尽管这一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获取的自由度,但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挑战。信息的碎片化传播加剧了思想观念的离散与个性化趋势,进一步模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界限。面对这一变迁,数字化时代下的思想领域既为个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同时也带来了意识形态多元化与碎片化的双重挑战<sup>[7]</sup>。

### 三、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与对策

#### (一) 建立以人为本的数字化发展模式

在唯物史观的引领下,数字化转型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旨在满足人类发展需求,并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人类的解放就是从物质条件上解放人的自由,从而达到全面发展的目标。”尽管数字化进程显著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但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异化现象。针对此情况,必须构建健全的制度体系,通过实施有效的政策调控,切实保障个人权益,确保数字化发展能够服务于人类的整体福祉<sup>[8]</sup>。例如,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便利了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但同时也面临着隐私保护不力、数据滥用等突出问题。因此应当通过强化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防止数据的过度采集与滥用,从而确保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此外,还需确保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以牺牲个体权益为代价,加强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不断完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制度架构。这既是对马克思“以人为本”理念的积极响应,也是实现数字化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sup>[9]</sup>的必然需求,以确保数字化转型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整体福祉。

#### (二) 促进数字技术的共享化与普惠性

为了确保数字化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社会成员,保障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普遍应用已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力的发展应当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利益,这一原则在数字化进程中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目前,技术发展的不均衡已经导致了“数字鸿沟”现象的出现,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在技术掌握和应用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差距。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家和社会必须从制度层面出发,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确保更多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享受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福祉。具体而言,通过加大对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教育和技术支持投入,普及数字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全社会的数字素养和参与度,进而缩小数字化进程中的不平等差距。

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应服务于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当前所倡导的普惠性数字化发展模式,正是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通过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将能够更广泛地服务于社会,推动数字红利的公平共享。

#### (三) 倡导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深度融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技术发展与社会制度创新应当相互促进、互为支撑,以此为基础构建适应社会长远发展的生产关系。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技术进步与制度改革需实现深度融合,以形成对社会全面进步具有积极影响的新型生产关系。具体而言,技术的迅猛进步引发了数据垄断与信息控制的问题,这要求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来防止技术落入资本的控制之中。例如,可以通过制定并实施相关法律法规,以遏制数据垄断现象,避免资本对数字技术资源的过度掌控,并规范市场秩序。技术创新确实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其成果唯有在公正的制度环境中方能真正惠及全体社会成员<sup>[10]</sup>。因此技术与制度创新的结合有助于消解数字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促进数字技术在制度保障下的健康发展。唯有如此,方能确保技术应用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符,推动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数字化转型作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力水平,还在生产关系及阶级结构等领域引发了深远的变革。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本文主张,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应坚持人本理念,充分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合理规范数字技术的应用,以确保个体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应积极推动数字技术的共享化与普惠化进程,努力缩小技术差距,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将能够更广泛地惠及民众,为社会的和谐进步贡献力量。唯有在公正、包容的制度框架下,未来的数字化进程方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确保数字化成果能够推动社会的全面与可持续进步。

### 参考文献

- [1] 张翠芳, 韦汉吉. 数字化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1, (03): 164-166.
- [2] 张雅茹. 新媒体发展背景下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探讨[J]. 2022(21): 121-123.
- [3] 闫旭, 唐忠宝, 王志康. 马克思主义性理论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3, 29(11): 76-83.
- [4] 金光磊.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情感意蕴及其时代价值[J]. 广东社会科学, 2023(1): 9.
- [5] 《探路数字转型》编委会组. 探路数字转型[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 [6] 陈志良, 高鸿. 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悖论之反思[J]. 南京社会科学, 2004(2): 5.
- [7] 贾婷. 加快数字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J]. 区域治理, 2021(34): 2.
- [8] 赵为. 融媒体在高职概论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例[J]. 中外企业家, 2020(14): 1.
- [9] 牛中盈, 白亚南. 数字化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J]. 科学咨询, 2023(5): 26-28.
- [10] 王峰明. 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商品与资本——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辨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 (12): 90-106+154.